

1513

禹城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89



目 录

银辉熠熠敌胆寒

——白光同志革命斗争故事选……戴洪渐执笔整理 (1)

英雄血染南日岛

——记二级人民英雄石洪贞烈士……陈永昌忆述
王俊华执笔 (39)

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

——忆哥哥王玉斌烈士……王玉勤忆述
王俊华整理 (46)

禹城县回族历史初探…… 县民族宗教科整理 (52)

禹城县宗教情况简介…… 县民族宗教科整理 (68)

韩复榘断案……李彦忱记述 (93)

捻军在禹城片断……张洪杰搜集整理 (99)
戚振奎

民间传说数则……肖德顺
傅为民搜集整理 (107)
李玉瑛

禹城县志述略……王桂云 (122)

封面“禹王亭”附记……编 者 (128)

篆 刻……王惠东 (129)

银辉熠熠敌胆寒

——白光同志革命斗争故事选

戴洪渐执笔整理

引

子

抗日战争时期，在齐禹解放区，有一位被广泛传颂的孤胆英雄，他机智勇敢，恰似一把银辉熠熠的短剑，经常神秘地插入敌人心脏，巧建奇功，威慑敌胆。他就是白光同志。

提起白光这个名字，敌伪人员无不心惊胆颤。不少敌伪头目在白光同志警告下弃恶从善，少数顽固分子、铁杆汉奸，被白光同志探囊取物般地摘下脑袋，丢了性命。所以汉奸伪军起咒发誓时常说：“谁若做了亏心事，出门就碰上白光”。

其实，白光同志貌不惊人，身无绝技，是一名普通的革命军人。但他有一颗忠诚于党的心，正是这颗心使他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民的好儿子。他原名孙振江，山东省禹城县袁营乡秦庄人，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。从小不得温饱，受尽了苦难的熬煎，也锻炼了他顽强不屈的性格。一九三

四年春，闹饥荒，全家断炊了，孙振江耐不住饥饿，便爬到地主崔金池的一棵榆树上，采些榆叶赖以充饥，却被崔金池从树上拽下来，毒打了一顿。在众乡亲的帮助下，才免遭一死。振江的父亲也被逼的离乡背井，跑到东北房山煤矿躲避。

十五岁的白光，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：穷人要活命，必须团结起来，不畏强暴，敢于反抗。一九三八年六月，白光怀着阶级仇、民族恨参加了革命队伍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。一九四二年三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象一只海燕，拼搏在民族存亡的暴风雨中，孤胆闯敌阵，虎穴得叛逆，参加和指挥战斗百余次，执行锄奸诛叛任务三十余次，先后荣立一等功二次、特等功二次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授予白光同志“特级人民功臣”奖章和奖状，并授予他“孤胆英雄”的光荣称号。

白光同志驰骋疆场几十年，历任区副队长、武工队队长、县大队副队长、独立营营长、冀鲁豫军区部队团副参谋长。建国后，先后任阳谷、寿

张县武装部长、兵役局长，聊城军分区、德州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，1979年7月离职休养（副师级待遇）。

现将白光同志的英雄事迹，搜集整理如下。

挖狗眼 计擒叛徒

一九四二年，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。险恶的环境，困难的生活，考验着每一个人。齐禹县大队少数意志薄弱者出现了变节投敌行为。十月，三中队队长孟超胁迫少数战士携械到齐河向敌人投降。敌人大加赞赏，给孟超戴上一顶齐河县宪兵队长的桂冠，让他充当“扑共”的鹰犬。他也心甘情愿地为虎作伥，经常窜到乡下，袭击我区政府，杀害我抗日干部和家属，危害甚大。为挖掉狗眼，除掉叛徒孟超，边区敌工部长李祥把白光从三区叫上来。这时，白光正担任齐禹县三区队副队长，见李部长叫他，知道有新的任务。

“小白，敌工部交给你一个艰巨任务。”戴着近视眼镜的李祥部长慢条斯理，但很严肃地对白光说。

“什么任务？”刚坐在凳子上的白光，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，站起来急切地问。

“这个任务，可不是战场上面对面地打鬼子，而是学孙悟空钻到妖精肚子里去掏他的心肝、挖他的眼睛、斩他的爪牙。这个任务，有相当的艰巨性和危险性……”

“哎呀！部长，你就别绕圈子了。再危险，我也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“好！瞅准时机，除掉叛徒孟超。对这家伙可不能性急，得动一动脑筋。”说完便意味深长地拍了拍白光的脑袋。

“不出三天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”白光正了正军帽，敬了个礼，信心十足地回到了三区。

这天，三区队正在邓庄堡垒户刘大爷家开“诸葛亮会”，研究具体擒拿叛徒孟超的方案。突然焦庙“伪乡长”（我内线）李忠福推门进来，报告说：“明天是十月十五焦庙大集，孟超特派人通知说，他要到焦庙来清乡——发洋财。”

白光一听这消息喜出望外，一拍桌子说：“好！我正等着他哩。”便与李忠福详细地研究

了明天在集上的行动计划，最后说：“你要好好招待——拖住他。”

十月十五这天，秋高气爽，遍地金黄。白光农民打扮，头戴草帽，敞胸露怀，挽着裤脚管，大大咧咧地行进在通往焦庙的大道上。七、八个区队队员各自化妆成推车卖粮的、挑担卖菜的，互相保持一定距离，紧跟白队长身后，他们时刻注视着 he 的一切行动意图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集市上一阵骚乱，白光发现孟超带领二十多名宪兵已经出现在街集上。宪兵的推搡、喝骂，使赶集的群众惊恐地闪出一条路。叛徒孟超，全副武装，戴着墨镜，腰挎指挥刀，手提马鞭，被簇拥在宪兵中间，东窥西测，总感不安全。来到十字街口，他本能地发现有几双他似乎熟悉、却又怀着敌意的眼睛在注视着他，不禁毛骨悚然，便一头钻进焦庙炮楼对面的茶馆里。接着便命令手下把茶馆闲杂人员全部赶出，四周设了岗哨。

白光在十字街口正伺机下手，没料想这条泥鳅钻进泥潭不露面了。他观察了一下茶馆周围地

形、环境。街对面即是炮楼，大白天擒他，一有惊动，就会召来不利。正在这时，他发现“伪乡长”李忠福带着一个护兵，提着四瓶酒朝茶馆走来。白光机灵地从身旁鱼市上买了两尾鲤鱼，上前打招呼：“李乡长，多日不见，你辛苦了。”

李乡长知道计划可能有变动，便装做不耐烦的样子说：“什么辛苦不辛苦，干这个苦差事……”只见白光走过来低声说：“想法稳住他，到晚上再动手。”说毕，白光把手上的鲤鱼一扬，大声说：“这是刚钓上来的好鲤鱼，价钱便宜。”李乡长也很机灵，立刻眉开眼笑道：“没那么巧的，我正要请客，有酒没菜肴。我身上可没带着钱，过几天到东胡同乡公所去拿吧。”说罢，抢去鱼，头也不回朝茶馆走去。

白光佯装不满，朝他背后唾了一口，“呸！喂狗去吧。”集市上歪戴帽，斜挂枪的伪军，到处乱窜，横眉竖眼强抢白拿的事，司空见惯。赶集的人们，只求快买快卖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没人来管闲事。

李忠福提着酒和鱼进入茶馆，在雅座房间见

到孟超，招呼道：“孟队长，辛苦了。今天，我这个乡长要尽尽东道之谊，好好慰劳慰劳你。你看这里安全吗？要不就到我的乡公所。”李乡长对孟队长表现出百般亲切、体贴。孟超吸着烟，弹去烟灰，摇摇头说：“算了，不到你那打搅了。这里旁边还有弟兄们的炮楼，我看没比这更安全的了。”他象馋猫一样，瞅了一眼鲜鲤鱼，垂涎欲滴吆喝道：“掌柜的！把你的手艺拿出来，今天我要与李乡长开怀畅饮。”李乡长附和着张罗道：“再添上几个象样的菜！难得的机会，我请客。嘿！嘿！嘿！”

这场酒直喝到太阳西下。孟超喝得酩酊大醉，像一滩烂泥，醉眼蒙眬地命令：“弟兄们，今天不走了，就此安营扎寨，明天再，再回城。”话末说完，呵欠连连不断，烟瘾又上来了。

李乡长灵机一动，忙说：“孟队长，你瞧我这脑子，料事不周，烟膏在乡公所，忘记带来。你稍候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“啊！李乡长，又要你破费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”孟超巴不得此时能吸上几口，但这几天

来，家里的大烟早吸完了，烟瘾在折磨他，才使他下决心冒险下乡走一趟。

夜幕降临，集市已散，店铺也上了门板，静谧代替了白天的喧嚣。夜街，人影绰绰。白光扮成李乡长的勤务兵，跟在手提烟土盒子的李乡长身后朝茶馆走来。几个象是急于投宿的商贩，与他们俩保持一定距离，隐随其后。

李乡长来到茶馆门前，刚一叫门，惊动了门内哨兵，“谁？”白光抢上说：“连李乡长的声音也听不出来。李乡长特地给孟队长送货来了。”哨兵一听，便很快将门打开，催促道：“孟队长已等急了，差人出来问过三次了。”话未说完，白光的枪口突然顶住了他的胸膛，低声说：“别啰嗦了，留着话以后再说吧。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。老实说，孟超在哪屋住宿？”哨兵傻了眼，见李乡长也亮出了手枪，门外又连续拥进了许多人，情知不妙，张口结舌半晌，才颤声说：“孟队，队长住在，在亮着灯的东屋里 弟兄们住，住在南屋。”白光把这哨兵干脆交给了李乡长，对其他队员命令道：“一班长带五个人负责收拾

南屋敌人，其余三人随我来！”说罢，一个箭步窜向东屋，一脚将门踢开。孟超正躺在炕上，冥想抽大烟的事，一听响动，知道不妙，急忙伸手去摸枪。被白光赶上一步，用左手按住他刚刚伸出的手，右手里黑洞洞的枪口，抵住他的脑袋，低声命令道：“不要动，孟超，你看我是谁？”说着从枕头底下抽出孟超的王八盒子。动作之迅速，声音之熟悉，使孟超一愣。定睛一看，认出是白光，身如筛糠，一股凉气从后脊梁骨直往上冒，显出一副可怜相：“白队长，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吧。兄弟我没骨气，受鬼子使唤，实出无奈。”白光一听，严肃地说：“你这可耻的叛徒，谁和你称兄道弟。你认贼做父，是鬼子的帮凶，连亲爹娘都不认的东西。别啰嗦，跟我走！”正在这时，南屋传来了两声枪响，孟超故作镇静地冷笑道：“白队长，我那二十多个兄弟，个个也不是那省油的灯。你带我走，他们能答应吗？你听，枪响了，谁制服了谁，还难说。就是兄弟甘愿就范，你能从这炮楼底下拉走吗？”白光气得眼睛冒火，用枪管点着他的脑袋说：“拉不出

去，我就先叫你脑袋开花！”

刚才南屋传出的枪声，也惊动了炮楼上的伪军。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认为是宪兵中发生了火并。于是炮楼上的伪军头头疑惑地问：

“茶馆里为什么打枪？”连问了几声。孟超认为有隙可趁，得意地说：“白队长，兄弟不便回答，请你回答吧！”白光干脆向外答道：“炮楼上的弟兄们听着：我们是八路的部队，特来抓孟超，打的是宪兵队，与你们无关。你们要多管闲事，那就连你们一锅端。”正当白光向炮楼喊话时，孟超“嗖”地从炕上跳起，撞开窗户，窜到院子里，鬼哭狼嚎地向炮楼哀求道：“兄弟们！救命啊！平素我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边喊边窜上墙头。

白光气得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：“要跑，没那么容易。”砰！砰！连发两枪。随着枪声，孟超哀叫一声重重地跌进墙根下的水沟里。两名队员上前把他缚住。

炮楼上的伪军一听是白光的声音，自知不敢冒犯，又听他们说是“八路的部队”，打的是孟

超宪兵队，与他们无关，阿弥陀佛！谢天谢地。宪兵队是鬼子的嫡系爪牙，而他们是旁系，用他们的话来说是“后娘养的”。宪兵队撑的是鬼子劲，从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在八路面前，有能使去吧！于是，他们在炮楼上抱着大枪，隔岸观火，不敢妄动。

这场战斗，前后不到十分钟。除击毙宪兵二名外，活捉孟超等十八名宪兵和走狗。在齐禹公判大会上，叛徒孟超被处决，人民群众，敲锣打鼓称赞白光有胆识，又挖掉了日本鬼子的一只狗眼。

活捉匪首“康泥狗”

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，齐禹三区队正在袁营一带驻防，接侦察员报告：康泥狗带十几个人到邵庄（现属齐河）一带搜刮民财。白光决定利用这个机会，除掉这条恶狗。

康泥狗何许人也？

康泥狗，实名康吉兴，从小乳名泥狗，禹城燕寨子人，一生吃喝嫖赌。日军侵入禹城后，他在

程子坡一带拉起一支三十多人的武装，自称康团，横行乡里。后在李连祥匪部温学兴营二连任连长。投日后，装备自然是今非昔比。四二年三月伦镇窑战斗，李连祥陷入我冀鲁豫四分区二团重围。康泥狗冒死将李连祥背出去，逃脱大难，所以李对他倍加恩宠，并赐予二连特殊装备，每人配长短枪各一，在行动上不受营的约束。康泥狗经常越过担杖河袭击我抗日政权，连续捕去齐禹区长彭徐北、李文远及区干部赵福来的家属，对李连祥甘为犬马。李连祥则吹捧他为“反游击专家”。白光几次想除掉这条走狗，但因他昼伏夜出，行踪诡秘，未得下手机会。今听侦察员报告，当即集合区队二十余人，借着青纱帐的掩护，向位于伦镇东南方的邵庄一带进发。至邵庄发现已被洗劫，街头满是鸡毛、死猪和被打伤的村民，烟雾弥漫。白光带领队员顾不得安抚群众，便跟踪“康团”西进，寻找适当地点和有利时机消灭他们。

区队跟至温屯东，便听到村内人喊狗叫，并有零星的枪声。白光从跑出的村民口中得知，

“康团”正在温屯抢劫民财。隐蔽在青纱帐中的队员，个个跃跃欲试，恨不能扑进村里，活扒康泥狗的皮。白光冷静考虑，觉得温屯离温学兴营驻地——程子坡太近，白天打响，敌人凭借民房顽抗，容易误伤群众，又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。如果程子坡之敌来增援，则对我不利，不能打草惊蛇，须待到晚上智取。

康泥狗在温屯，折腾到太阳偏西，早已中饱私囊，人困马乏，又因迷恋村保长小婆的姿色，决定在温屯保长的炮楼上住宿。白光带着区队队员趁夜幕降临，摸进村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炮楼监视起来。

康泥狗把保长的小婆子接进炮楼，便命令士兵把大门关了，在炮楼上又吃又喝闹腾到下一点才睡下。区队队员埋伏在墙外，耐心等待机会。

星移斗转，鸡叫三遍。给地主保长种麦子的长工，拉开炮楼院墙大门，牵着牲口到门外水井边饮水，准备下地。白光上前搭话：“老哥，起得这么早啊。”“嗯”，长工不在意地答道。一回头，只见白光手里提着枪，便有些慌张。“老

哥，不用害怕，我是八路，特地来抓康泥狗的。”

白光悄声告诉他。老长工这才放下心来，并主动介绍说：“那些王八羔子，正在楼里睡觉，康泥狗在楼上，当兵的在楼下。”

“谢谢！”白光说罢，一挥手，队员们鱼贯而入，进大门后，直奔土楼。土楼门半掩着，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名匪徒。白光示意队员先收了他们的枪。他一个人顺楼梯来到楼上，见康泥狗象条死猪，睡在床上打鼾。那保长女人已起来梳洗，发觉身后声音异常，还未转过身来，白光的匣枪已顶着她的腰肢，低声喝道：“别吱声，我是八路。”“别……”那女人一个字没说出就瘫在地上。

白光无暇顾及她，先奔床头收了康泥狗的枪。

康泥狗被这声响惊醒了，却只翻了个身，不耐烦地骂道：“混蛋！谁叫你们上来的，把老子的好梦给搅了。”白光一听感到好笑，这家伙还蒙在鼓里哩，便向他命令道：“康泥狗，滚起来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。”

“啊……！”康泥狗惊恐万状，屁股一撅坐了起来，睁着惶忪的眼睛，一看是白光站在他床前，那威严炯炯的目光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。那黑毛茸茸的胸膛，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他自知只要遇上白光，反抗是徒劳的，便跪在床上连声求饶：“白队长，饶命！今后决不敢与队长作对，一定听你的吩咐。能饶我这条小命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……。”

“别啰嗦，穿上衣服，跟我走。我有权抓你，没权放你。”

康泥狗哭丧着脸，哆哆嗦嗦穿好衣服，狗眼一转，嗖地一声，扑向窗台，刚想跳出，白光一手将他提起狠狠地掼在地上。此时，楼下队员们早已解除了匪徒们的武装，跑上来一名队员，将康泥狗的扎腰带解下。康泥狗不得不用两手提着裤子，乖乖地被押解出来。

从此，李连祥的这条忠实走狗和“康团”这个罪恶昭著的杂团，便在程子坡一带象泡沫一样消失了。